



了如指掌

马尔特手记 图文本

马利亚·里尔克 / 著 麦湛雄 / 译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尔特手记:图文本/(奥)里尔克著;麦湛雄译
—哈尔滨: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2011.9
ISBN 978-7-5316-6152-8

I. ①马… II. ①里… ②麦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
奥地利—现代 IV. ①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5843号

马尔特手记 图文本

MAERTE SHOUJI TUWENBEN

作 者	【奥地利】莱纳·玛利亚·里尔克
译 者	麦湛雄
责任编辑	宋舒白 韩 涛
装帧设计	sddoffice.com
责任校对	石英
出版发行	黑龙江教育出版社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)
印 刷	北京市全海印刷厂
开 本	720mm×98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70千字
版 次	2011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16-6152-8
定 价	2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里尔克极不适宜这个时代。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没有做别的，他只是使德语诗歌破天荒第一次臻于完美罢了。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巅峰，他是层峦叠嶂中的一座，在这些群山之上，精神的命运超越了各个时代远去……他属于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，而不属于时光的世纪经纬。

——罗伯特·穆西尔：《无个性的人》

目录

第一部	1
国立图书馆	31
一封信的草稿	58
第二部	105

第一部



一段时间以来，我终于觉悟到，我要严厉警告那些在其本性发展过程中软弱彷徨的人，请他们不要企图在《布里格手记》（本书全名“马尔特·劳里茨·布里格手记”。——本书文内注释均为译者所加，以后不再说明）中找到与他们经历相似的地方；谁被这种诱人的想法所驱使，亦步亦趋地仿效本书，他就必然会被引入歧途；只有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其意而读之的人，才会获得可喜的收益。

这些记事揭示了苦难所达到的沉重地步，同时暗示着用自身力量所获得的幸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。

莱纳·马利亚·里尔克
（摘自1912年2月的信件）

9月11日，图利耶街

真的？这么说，人是为了活着而来到这里的，我倒认为，人是为死而来的。我曾经去过外面，看到过许多医院。我看到过一个男人，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。人们把他团团围住，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还看见一个孕妇。她步履维艰地沿着一堵发热的高墙向前走，边走边伸手摸摸墙壁，好像是为了弄清楚墙是不是还在那里。没错，墙还在那里。墙后面是什么地方？我看了看随身的市区图——啊，原来是妇产科医院。对了，他们要给那个孕妇接生，他们有这个本事。再往前走，是圣雅克大街，有一幢带穹顶的高大建筑，地图上标明是光荣之谷，一所军医院。其实，我本来不需要知道这个，但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坏处。这条街从四面八方发出气味，一股难以辨别的气味，混合着碘酒、炸土豆的脂油，还有恐惧的气息。所有城市到了夏天都散发出各种气味。接着，我看见一座离奇的大宅，所有窗户都关闭着，好像患了白内障，地图上找不到这所房子；但在大门上清楚地写着：夜间收容所。在入口旁边贴着价目表。我看到上面的价格不算太贵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看见什么呢？在一辆停放着的童车里，躺着一个孩子。孩子长得胖乎乎的，皮肤嫩嫩的，但在额头上，长着明显的斑疹。很明显，这片斑疹正在痊愈，而且不很疼。小孩睡得正香，他张着小嘴，呼吸着碘酒、炸土豆的脂油，还有混

里尔克像，1902年。

杂着恐惧的气息。当时就是这种情形。重要的是人还活着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。

我改变不了睡觉时必须敞开窗户的习惯。街上的电车叮当地响着铃，疯狂地驶过我的房间。汽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。有一扇门砰地一声自动关上。什么地方的一块玻璃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我听见大块的碎片哈哈大笑，小块的碴儿窃窃嬉笑。接着，忽然从屋内的另一边传来一阵低沉的、受到抑制的声音。有人正在上楼梯，不断地走着走着，然后停住脚步，在那儿停了好久，接着又走了过去。后来又是大街上的闹声。一个女孩在尖叫：“唉！你闭嘴！别来烦我。”一辆电车兴奋地疾驰而来，接着从头顶和一切东西的上空迅速碾了过去。有人呼天抢地地大叫，人们争先恐后地奔跑着，有一只狗在吠叫，有一只狗，这多么使人心情轻松呀。将近黎明的时候，甚至有只公鸡啼叫起来，这使我感到无限的快慰。然后我就很快睡着了。



这里有很多噪声。但是，这里还有更可怕的东西：寂静。我相信，在重大火灾发生时，有时会出现极其紧张的时刻——所有喷射着的水流掉了下来，消防队员不再爬上长梯，所有人一动不动。一道乌黑的飞檐无声无息地突出在上面。一堵高墙正在悄然无声地倾斜，在高墙的后面，火舌不断向上翻腾。所有人都满面愁容，耸起肩膀，僵立无语地等待着，那坍塌的恐怖时刻即将到来，现在笼罩在这里的，就是这样死一



里尔克与女画家巴拉蒂娜·克洛索夫斯卡 (Baladine Klossowska) 在慕佐城堡的阳台上。

般的寂静。

我在学习观察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，一切事物都深深地刺进我的内心，并且不再停留在它们一向止步的地方。我有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，对它我却一无所知。现在，一切事物全都到了那里，而我却懵然不知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今天，我写了一封信，这时候我突然想到，我在这里只待了三个星期。在别处待三个星期——比如说，在乡下——就跟过一天似的；但是在这儿，就像过了很多年。于是，我不想再写信了。干吗我要告诉别人，我正在发生变化呢？如果我在发生变化，那么我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人了；而如果我已变得和过去有点不一样，那么很显然，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了。对于陌生人，对于那些不认识我的人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写信的。

我在前面说过了吗？我正在学习观察——没错，我已经开始了。事情的进展还不太妙。不过，我会充分利用我的时间。

举个例说吧，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，这里有多少不同的面孔。这里有很多的人，不过面孔多得多，因为，每个人都有几副面孔。有些人长年累月，戴着同一副面孔——它自然就会变旧、变脏、起皱纹；它会变得宽松，像有些人在旅途中戴过的手套一样。这些都是俭朴的老百姓；他们从不变换面孔，甚至从不洗脸。他们声称这样挺好的；而谁又能向他们证明，不这样做就一定好呢？现在，问题自然而然就来了；他们既然有那么多副面孔，那么其余的面孔又用来干吗呢？他们把面孔保存起来，他们的孩子要戴它们。然而，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他们的狗戴着它们出去了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面孔就是用来戴的嘛！

另外一些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副副地更换自己的面孔，并且将它们戴旧、戴

坏。开始时，他们以为这些面孔可以天长地久地戴下去；可是，但他们还没到四十岁时，就只剩下最后一副了，这当然是件十分悲惨的事。他们不懂得珍惜那些面孔。他们最后一副面孔戴了八天就破了，磨出了许多个小洞，很多地方薄得像纸，后来连衬里都露出来了，根本就不像脸，而他们却戴着它到处闲逛。

可是那个女人，你看那个女人：她把双手捂在脸上，全身向前瘫在地上。这一幕发生在乡村圣母大街的一个角落。我一看见她，就放轻脚步走了过去。当穷人沉思冥想的时候，是不该打扰他们的。也许他们会想出办法来呢。

这条大街空空荡荡，空荡得叫人感到厌烦，使我脚下的脚步发颤，处处发出轻轻的噼啪声，就像穿着一双木屐一样。那个女人受了惊吓，猛然抬起上半身，动作迅速而又猛烈，脸依然埋在她的双手中。我可以看见她被挡住的脸，看见那深陷进去的面颊。我做出了极大的努力，才使自己的目光停在她那两只手上，而不去看那张离开了手的脸。去看那张埋在手中的脸，已经使我害怕不已；不过，我更为惊恐的是，看见一个没有遮拦、脸面不成样子、伤痕累累的脑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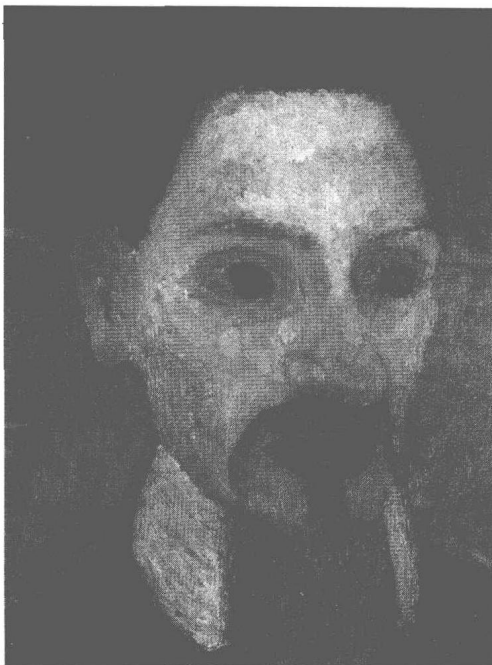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诚惶诚恐。当一个人惶恐不安时，就要采取一些行动去对付它。如果病在这个地方，那是非常讨厌的事情。如果有人想到，把我送到天主医院，我无疑会死在那里。这是家很好的医院，接待的病人非常之多。在这儿，你可以观赏到巴黎大教堂的正面，但要冒着被车辆从身上轧过去的危险；这些车辆为了尽快进入教堂，都飞快驶过开阔的广场。那些是小型的公共马车，时刻不停地响着车铃。假如有一个垂死的平民要径直奔向这家医院的话，即使是萨冈（Sagan）公爵本人，也不得不停住他的马车。濒临死亡的人是固执的，而当莱格朗（Legrand）夫人（殉难者大街那边来的旧货商）乘着马车直奔城里某个广场的时候，整个巴黎的交通都堵塞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该死的小型马车全都装着极其高雅的窗子，安着乳白色的玻璃；在窗子后面，你

里尔克像，保拉·莫德索恩-贝克尔（Paula Modersohn-Becker）作，1906年。

可以想象那些庄严的临死挣扎的情形。一个女看门人的想象力就绰绰有余地做到了这一点。如果一个人具有更丰富的想象力，并让其天马行空地向不同方向发展，猜想的空间就会变得无边无际。不过，我也看到过正驶过来的空着的马车，就是打开车篷的出租马车，它们都像通常的出租车载客：如有死人打车，每小时收两法郎。

这家出色的医院非常古老，甚至在克洛维（Chlodwigs）国王时代，就已经有一些病人在这里的病床上死去。现在医院有五百五十九张病床，病人陆陆续续成群结队地死去。由于数量如此之大，病人的死得不到妥善的安排，但这

也没有什么啦，数量明摆在那里嘛。今天谁还在乎如何精心安排一个人的死呢？没人会在乎。即便是那些负担得起奢侈排场的有钱佬儿，也开始对死漫不经心，满不在乎。希望死得与众不同的人变得越来越凤毛麟角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就像活得独特的人一样罕见。上帝啊！一切都是这样。你来到世上，找到一种生活，这就行了，你只要好好过就行了。当我们想离去，或者当我们被迫离去时，我们就一走了之。不过，别白费力气去逃避。先生，这就是死亡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；我们的死有时是由于疾病（因为，自从我们知道了所有的疾病之后，我们也知道了不同的致命结果，都是由于疾病



里尔克的脸结束于嘴，归属于嘴，嘴是归属。这张嘴的后部或下面却不见明显的下巴。……

——鲁道夫·卡斯纳（Rudolf Kassner）回忆录

里尔克，1923年，这一年他被送进了瓦尔蒙（Valmont）疗养院。



所致，而并非有人造成的；可以这么说，病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）。

在疗养院里，那里的人死得那么心甘情愿，并对医生和护士感激涕零。他们的死是一种由机构安排的死，是人们乐意看到的。然而，要是一个人死在家里，自然就得选择上等人的那种体面的死法；为此，就得举行一流的葬礼，以及一系列豪华的仪式，穷人站在豪宅外面看个饱。当然，他们自己死得平淡无奇，没有这一切吵吵闹闹。当他们看到一个死人穿得大体上合身时就会非常高兴。衣服大一点也无所谓，人在死后身体总会膨胀一些。但如果

衣服在胸前系不上扣，或者衣服勒得太紧，他就会变得惨不忍睹。

每当我想起老家（那里现在没有我的人），我就会认为，以前一定是另一个样子的。从前，谁都知道（或许只是猜测），每个人的身上都藏着一个死，就像水果裹着果核一样。儿童的身体里有一个小小的死，成年人则有一个大大的死。女人们的死是在腹中，男人们的死则在胸中。每个人都拥有它；这一事实给予每个人以特有的尊严和静穆的自负。

可以看出，在我的祖父、老侍从官布里格的身上，一直蕴藏着一个死。那是怎样的一种死啊！它持续了两个月，它的声音是如此巨大，就连庄园外面都能听见。

那座狭长而古老的庄园住宅太小了，盛不下这个“死”。好像应该再建厢房，

因为侍从官的身体肿胀得越来越大，而且他不断地要求把他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；结果就是，一天还没有结束，整所房子就没有一个房间是他没有躺过的了；这时他勃然大怒。于是，平常总在他周围的一大群男仆、侍女和猎狗，就统统爬上楼梯，在大总管的引领下，进入他已故母亲过世时住的房间。这个房间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二十三年前她去世时的状况；之前没有人得到过许可踏入这个房间。现在一大帮人全都拥了进来。所有的窗帘都被拉开，夏日午后的阳光粗鲁地审视着那些羞羞答答、受到惊扰的物品，在揭去蒙罩的镜面上笨拙地来回移动。所有人也都这样笨手笨脚。有些侍女出于好奇，竟不知道她们的手该放在哪里才合适；那些年轻的男仆目瞪口呆地瞅着屋内的一切事物；而年老的仆人则不停地走来走去，试图回忆起传说当中关于这间他们现在有幸待在其中的“紧锁的房间”的各种传闻。

尤其是那群猎狗，似乎对待在这里感到格外兴奋，房内的每件东西都散发出气味。这些体型高大、又细又长的俄国猎狗在椅子后面忙忙碌碌，跑来跑去；它们摇晃着身体，踩着长长的舞步，穿越整个房间；就像绘制在纹章上的狗，它们全身站立起来，纤长的前爪搭在镶着白色金箔的窗台上，同时把尖形而好奇的嘴巴和抬起的额头伸出窗外，东看看，西望望，瞅着外面的庭院。几只很小的德国的小猎犬，毛色就像黄色的手套，坐在窗户旁铺着丝绸垫的一张沙发椅子上，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；而一只短毛像金属丝、愁容满面的大猎犬则在一张带镀金腿的桌子边上来回摩擦它的脊背，致使那些放在上过漆的桌面上的瓷杯颤动不已。

是的，对于这些心不在焉、睡眠惺忪的东西来说，这的确是一段恐怖的时刻。从被笨拙的人匆匆打开的书页间，玫瑰花瓣掉落下来，被人踩在脚下；一些小而易碎的物品在即将打碎的一刹那被及时地抓住，并很快放回原处；也有些收藏品被塞到窗帷下面，甚至被扔到炉栏镀金网的后面。偶尔有一些东西掉下来，不声不响地落在地毯上；有的声音清脆地落在坚硬的木地板上，不过它们碎得到处都是，有的咣当一声